



瓷上的梅花风韵

陶艺风韵

□小鱼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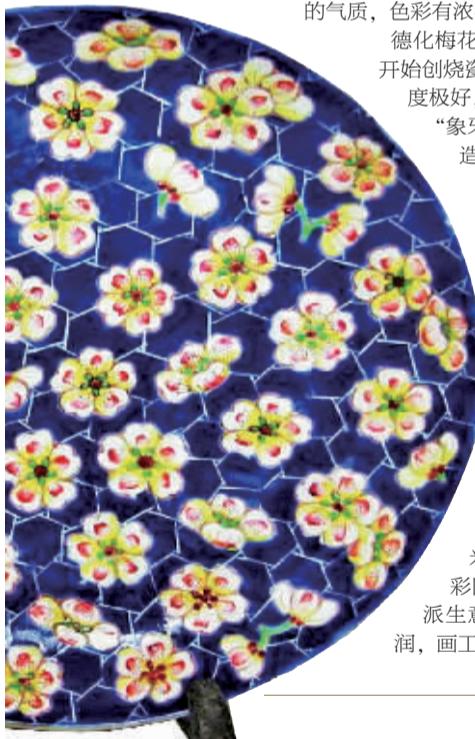
冬日里，寒风凛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梅花的绽放，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使冬天有了春的气息。因此古人留下了许多赞颂梅花的诗篇，不仅是古诗，而且在古瓷上，也留下了许多千姿百态的梅花，引领我们前去赏玩。

蓝釉梅花冰纹盘子（如左下图）。蓝釉是中国传统釉色之一，以钴土矿为着色剂。蓝釉有高温釉和低温釉之分，唐三彩中的蓝色釉便是低温蓝釉，色彩绚丽，但色调不够沉着。高温蓝釉出现较晚但在表现效果上要优于低温蓝釉。高温蓝釉又可分为霁蓝、洒蓝、天蓝等几种。这件蓝釉梅花冰纹盘子，直径18.5厘米，高3厘米，属于霁蓝冰纹，盘底在银白色冰纹上绘有美人梅满盘，一朵挨着一朵，朵朵绽放，争奇斗艳，让人感觉仿佛到了一个梅花的海洋，璀璨迷人，令人赏心悦目。此盘内外绘画，造型别致，画工细腻，盘底有嘉庆年制款号。

绿釉竹节梅花水注（如上图）。水注，也称“水滴”、“砚滴”。是古代文人磨墨时用来装水、滴水的文具，注水于砚面供研墨之用。材料上大多以陶瓷为主，也有金属、玉石、玛瑙等；造型上千姿百态，古朴典雅；题材多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地域习俗密切相关。此水注长10厘米，宽5厘米，高6厘米，似两节弯曲的竹子，青翠欲滴，上面缀有几朵洁白的梅花，显出了器物高雅的气质，色彩浓有淡，自然融和，让人爱不释手。

德化梅花爵杯。德化窑在今福建省德化县，从宋代开始创烧瓷器，德化明代白瓷最佳，胎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如同白玉，故有“象牙白”之称。此爵杯口径6厘米，高4.5厘米，造型新颖别致，装饰典雅优美，器身的下边别出心裁地以笔架形为底座，巧妙地使用堆贴手法，用向上伸展的枝干托住器身，甚至粘贴在一起，中间那矫健挺拔的枝条还点缀着表示生机盎然的花蕊和叶子，显得稳重而秀气。此爵杯施釉均匀，釉质细腻，莹润可爱。

粉彩梅花小碗。粉彩是清代的瓷器的主打品牌，是釉上彩的陶瓷装饰，也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再入窑进行低温烘烤而成。因彩料中含有“玻璃白”粉而得名。其烘烧的温度较五彩低，色彩柔和淡雅，又称软彩。这件粉彩梅花小碗，口径11厘米，高5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外壁粉彩图案是几枝绽放的梅花，梅蕊萦绕枝头，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该瓷碗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画工精美，色彩亮丽，品相规整。



养壶有道

收藏课堂

□曲水

电视里播放一些茶道节目时，往往有这样的镜头：茶道表演者会不断地将沸水浇到紫砂壶上面。同时，节目也会告诫观众朋友：即便是不用紫砂壶时，也要记得常把壶拿出来，进行擦拭。其实，上面提到的给茶壶“淋浴”，为茶壶“搓背”都是保养紫砂壶必不可少的步骤。一把上乘的紫砂壶只有到了一个真正懂得“养护”的收藏者手中，才不算“明珠暗投”，否则，即便壶本身极为珍稀，也逃不脱被暴殄天物的结局。

高档的紫砂壶，用料好，工艺好，款式也好。惟独其内在质地还需在合理的使用和养护中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造。这种改造若得当，能使紫砂壶的质地更为温润、细腻。因为一把新烧制完成的紫砂壶，本身的紫砂结构还较松散，材质较脆弱。在泡茶过程中，遇到热胀冷缩，内部结构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懂得养壶的收藏者可以据此采取有效方法，使得这种对茶壶质地的改造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养壶最讲究“开壶”，也就是使用一把从未用过的紫砂壶。正确的开壶方法是先用洁净的棉布沾水后，轻轻擦去茶壶内部的陶瓷碎屑，然后将紫砂壶和茶叶一同放进锅中，用小火煮沸。水沸后再续煮10分钟才能熄火。待水完全冷却后将茶壶取出，置干燥而且没有异味的处所阴干。在这个步骤中特别要注意：紫砂壶必须随着水温一同升高，有些朋友喜欢等水温升高后再放壶，这是不得当的。另外，茶壶要完全浸没于水中，因为受热不均很容易引起茶壶的破裂。

开壶后的紫砂壶去除了新壶的土腥味，方可正常使用。平时的“养壶”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了，而且它是和用壶的过程同步进行的。一般来说，就是在用紫砂壶冲泡茶叶前，先要将沸水浇在壶外，然后再往壶里冲水，是为“润壶”。泡茶时，可用浸有茶水的棉布对壶体进行擦拭，是为“洁壶”。用完茶壶之后，记得清理掉壶内残留的茶叶。将茶壶阴干时，需将壶盖和壶体分开。平时注意别让紫砂壶触碰到油污类的东西。此外，还不可过于频繁地用壶。紫砂壶是金贵之物，也需要给它一定的“休息”时间——紫砂壶每使用一段时间，最好停用个三五天，目的是使壶彻底干燥，以便让壶胎充分吸收茶水，更好地改变胎质。

因为紫砂壶自古有“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盛暑不易馊”的特点。所以有些朋友便养成了不及时清除壶内残存茶叶和茶水的习惯，以为这也是一种养壶方式。其实大谬不然。紫砂壶固然能延长茶叶、茶水的保质时间，但要是时间真的过长，尤其是在夏天这样的高温天里，茶叶、茶水依然还是要变质的，变质茶叶对紫砂壶是有毁损效果的，且长时间在壶中放置茶水也不卫生。还有一些朋友，不论是泡龙井、普洱还是铁观音，都用同一把紫砂壶。这也是不可取的。紫砂壶极易吸收茶叶味道，一把养好了的紫砂壶，你就是在里面倒些沸水，它也能自然散发出一股茶香。用同一把壶泡不同的茶叶，会使茶味混淆，不清洁。所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做到一把茶壶就泡一种茶叶。



紫砂壶

余秋雨： 记忆文学

31



校长一看，立即命令撕掉，但已经来不及了，全校师生几乎都已经看到。

不管多少人安慰曹老师，他还是决定不再上课，只愿在总务处做一个办事员。

这件事之后，所有的人不再掩饰饥饿。

饥饿会导致水肿，水肿的特点是用手指按在另一只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时弹不回来。与我同桌的万同学每天一早总是来按我的胳膊，然后说：“还肿，还肿。”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说：“也肿，也肿。”就在最饥饿的日子里，我收到叔叔从安徽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这很奇怪。我拆开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妈妈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实是写给北京国务院的，要我抄写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报告，安徽农村的灾荒非常严重，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北京领导来视察时，当地官员临时把各处还没有成熟的庄稼“移植”到路边，掩盖了真相。这就大大加剧了灾情，已经有不少人饿死。更严重的是，当地官员又扣下了一切写给北京中

央领导机关的信。扣下后发现是报告灾情的，还会查验笔迹，找出写信人，进行处罚。

因此，叔叔采用了经由上海“曲线投寄”并由我重新抄写的方式。

我觉得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后立即像做家庭作业一般，埋头抄写。抄着抄着，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个掩盖灾情的当地官员，居然就是江斯达！

江斯达，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参加革命，并把叔叔带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个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他掩盖灾情的行为一定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指令，但在叔叔看来，这也不可容忍。

我抄写了三天。这三天，我像是进入了洞窟修炼。我看出来了，叔叔原信的笔迹间有点点泪痕渗化墨水，于是我也时时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来走到外间，祖母看我神色有异，问：“这两天功课很难？”

我说：“对，又深又难。”

我照叔叔的嘱咐，把那些信每隔几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个月后，叔叔来信告诉我，上次的事产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们那里调查，开大会时表扬当地“敢说真话”的人。表扬时还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连续几次“借道上海”投寄举报信。

接下来是长达半年的调查。叔叔在一次发言中被调查组人员猜出是写信人，叔叔没有否认。调查的结果是，安

徽的省委书记被撤换。叔叔揭发的老朋友江斯达，受了一个记过处分。他还特地把叔叔请到办公室，对他的揭发深表感谢。

叔叔觉得这位老朋友毕竟有胸怀，因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经给揭露灾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划为“后补右派分子”，都没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将会成为他侄子的岳父。

同一场饥荒，同一个省份，可惜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没有一个外省的侄子可以代为抄写举报信寄到北京。他只是当着官员的面直接发言，揭露他们掩盖灾情，被戴上了“后补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举报获得了表扬，我岳父的发言怎么还会成为罪状呢？

原来，岳父是一个黄梅戏剧团的编剧，出了“发言事件”之后，地方官员伙同几个文人一起检查岳父以前写的每一个剧本，把剧本中一些古人的对话分析成“有敌视现行制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说成是岳父的“心声”。结果，他的罪状似乎已经与那次发言无关，而是在于“反动剧本”。

在这里，自然灾害已经变成了人文灾害。我妻子，就在这双重灾害的夹缝中出生。灾难，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宿命。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